

通校畢業至投效三十四中隊 任職之曲折路程

· 吳鍾珍 ·

前言

人生的命運真是

難以預料，筆者在民國四十（一九五一年）八月四日於空軍通信學校正科班十二期畢業，按照規定，畢業後要以准尉見習官身分見習六個月，期滿後晉任空軍少尉，見習地點則可自空軍各有關單位中自行選擇。筆者與高保恆、宣志明兩位學兄同時選擇了位於新竹的第八大隊，那是一個飛B-24M四發動機重轟炸機的飛行大隊。

八月六日，我們未留校服務的同学就搭火車北上，一路上有同學下車時就祝福道別。八大隊有三十三、三十四、三十五等三個中隊，每一中隊有七架B-24M轟炸機。我們三人被分到每一中隊之機務室見習。高保恆到三十三中隊，宣志明到三十四中隊，筆者則到三十五中隊。機務室都是設在機場內，負責人是機務長，其下有機械

官數人、軍械軍官數人、軍械及機械士兵數十人；另轄有一個由通信電子機務員五人及士兵數人構成之通信電子檢修室，指定其中一位最資深者為負責機務員，我們就是在檢修室中見習。每天上班後集合點名，然後有汽車送到停機坪，檢查測試每一架飛機上的通信電子裝備。

B-24M是我國當時最大的四發動機轟炸機，上面裝置的通信雷達機種類最多。原本可以在這裡獲得很多檢修心得與經驗，但我們運氣欠佳，剛好美國發表白皮書，停止對華軍、經援助，我們因汽油存量不足，且以B-24M而言耗油量最大，所以停止一切沒有必要之飛行，連試車都儘量減少時間。因此，飛機上的通信機既然不常使用，也就很少損壞。我們每天上午只要上飛機測試SCR-522 VHF電話機、BC-348接收機、BC-375發射機及SCR-269定向儀之運作情形即可，總共不用兩小時，就可以和機械、軍械人員一齊返回。別人無事可打撲克牌或聊天，倒也不感寂寞，但我們三人因很想於見習時有所收穫，就不免頗感到恐慌了！

於是，我們前往到臺北空軍總部通信處去見梅汝琅副處長（即前空軍通校之教育處長）向他報告此種情況

，並盼能協助改善。梅副處長當時還怪我們不該越級報告，但坐在他對面的楊仲安處長聽到了，對我們知道進取還頗為嘉許，立即打電話給八大隊大隊長張之崗上校，囑他研究辦理。等我們回到新竹時，機務長告知本中隊之中隊長要召見筆者。原來，楊仲安處長在空軍官校任飛行教官時，張之崗正是他帶飛的學生，所以楊處長的要求，張大隊長都相當尊重，當即電話告知各中隊之中隊長，可依我們的請求核辦。於是，我們就被集中到大隊通信室之檢修室修機器，每人專修一種，定期輪換，四個月下來，獲得不少心得與經驗。

分發新竹基地見習的除八大隊之三人外，還有二十大隊三人，供應大隊三人，通信中隊二人。另有四人是由新竹往北兩站的山崎（現已正名為新豐）的通信工程隊，那是一個技術水準相當高超之通信工程單位。他們到新竹基地來訪時，曾提到工程隊有所有空軍所用通信機及雷達之說明書與電路圖，可用曬藍圖之方法複印。獲知後真是大喜過望，因為我們正為了到大隊檢修室修機器找不到電路圖可資參考而煩惱也！

於是，我們就集資託他們購買曬藍圖之紙張材料，替我們複印了所需



新竹遠離，筆者時滿期習，離者送歡，大家照相留念。

的幾種空
用通信機
及雷達之

電路圖，每人一份。這些藍圖不但見習期間幫我們解決了大問題，以後當我調到十大隊一〇一中隊正式服務時，因其檢修室中亦缺少某些電路圖，以致多位前期老大哥有時也要向筆者借閱請教，真是頗為欣然。

時間過得真快，轉瞬間就見習期滿了，筆者自願投效位於嘉義的空軍第十大隊服務，於是新竹各不同單位的十一位同學，就聚餐歡送筆者遠離，餐後並前往照相館合影留念。

在十大隊服務期間考取留美

到十大隊報到後，被分配到一〇一中隊之通信室所屬的通信檢修室任機務員，檢修室是配合機務室設於五號棚廠內，負責機務員是通校五期的學長馬驃少校。那時筆者被派擔任

最常使用亦最常出故障之VHF SCR-528通話機之維修工作。

檢修室中缺少多種機器之說明書及電路圖，且唯一的一具三用表亦不準確而且經常故障。但其小庫房中卻存有多種從上海帶來的不適用且無料帳之機器和材料。因為我有從工程隊複印的許多電路圖，這時就派上了用場，各學長常向筆者借閱電路圖，而且筆者不但把原有之三用表修好，並從庫房中找到一具完全無用的高Q值表，依電路圖把它改裝成一具大表面高靈敏度之三用表。因為前來借用的人很多，所以讓筆者也頗感風光。

四十三年空軍作戰系統大事改組，各基地成立了作戰聯隊，嘉義基地是第四聯隊，由空軍總部第一署署長劉志漢少將出任聯隊長，下轄第四、第十兩個作戰大隊，第四修補大隊（原來的二一〇供應大隊）及第四基勤大隊。第四大隊的通信檢修室撤銷，人員全部都併入第四修補大隊修護中隊之通信修護分隊，飛機維修任務亦由通修分隊統籌支援；但十大隊之編制及人員均保持不變，那是因為十大隊即將遷往屏東之故也。

四十四年初，十大隊大隊部及一〇一、一〇二、一〇三等三個中隊全部遷往屏東，改隸第三聯隊。十大隊

移駐屏東後，我們檢修室軍官只保留筆者一人，但另有兩位士官和一位機務士兵。

在屏東這三年期間，曾面臨我一生中最重要的兩件大事，其一乃是到東港去探望原入伍生總隊之王增全老教官時，正式結識了他女兒吾妻王懿興女士，其二是考取留美，被派赴美國伊利諾州SCOTT空軍基地，接受五個月之空用無線電機修護與技術教官訓練。

返國後在嘉義第四聯隊任職時結婚成家

在美國受訓完畢返國後，被派到嘉義第四聯隊修補大隊軍電中隊通修分隊充任通信電子修護官，分隊長是通校八期的老大哥吳鴻英少校。最初分派的工作是擔任E-84C型戰鬥機上所裝置AN/ARC-33型UHF通信機的修護小組組長，雖然在美國所學的是AN/ARC-27而非ARC-33，但兩者基本原理相同，只要看一看說明書就勝任愉快了！通修分隊中有李迺寬、劉法餘、丁廣慈與李兼之等多位同期同學。每逢週末，筆者必會搭乘火車赴東港與懿興相會。

對我而言，到嘉義後最重要的一項大事當然就是結婚了！這次盛大之婚禮是由嘉義同學推選李迺寬學兄擔

任「總管」。四十七年七月二十七日婚禮的前一天，岳父母在劉教官、龐隊長等友好陪同之下，送懿興進駐嘉義市區之某一旅館；結婚典禮選在那時嘉義最豪華的明故宮餐廳舉行，恭請空軍第四聯隊修補大隊大隊長元永孝上校證婚，顧大凱姐夫與岳父爲男女雙方主婚人，並臨時邀請好友高保恆及他的女友（後來的夫人）朱富江小姐擔任男女賓相，婚禮既隆重又熱鬧。

婚後先在嘉義市西北區之市宅街租屋暫住，懿興則從東港空軍子弟小學調來嘉義空軍子弟小學任教。一年後分配到機場附近位於北回歸線標南側回歸新村內新建眷舍中的一戶九個榻榻米的眷房，每天筆者騎腳踏車往返機場上班及趕赴省立嘉義工業學校兼課，懿興則搭乘接送學生的大卡車往返空軍子弟小學任教，倒也十分愉快。

意外投效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任職

五十一年春天，忽然接到新竹李崇善兄來電，盼筆者儘速趕往新竹面談。原來他已推薦筆者調往他們三十四中隊（黑蝙蝠中隊）任職，筆者當然表示願意前往。但是，當三十四中隊之主管部門情報署發同意公函給第

四聯隊修補大隊時，元大隊長竟批覆絕不同意。崇善兄獲知後趕緊電知筆者自行設法解決，筆者就只好到元大隊長辦公室去說明不得不調離之苦衷，他認爲筆者的說明確實很有道理，於是就同意了。但因第二次同意公函與調差公文往返費時，直到五十二年五月才正式接到調職的人事命令，六月二日筆者即搭乘早班火車赴新竹三十四中隊報到。

到新竹報到時，先由崇善兄陪同到東大路之中隊部（那時都通稱爲「新房子」）去謁見隊長孫以晨中校，隊長當即給予剴切之訓勉，並告以在本中隊所見所聞之諸多事項，多屬國家之重大機密，絕對不可對外界報導。然後，崇善兄就陪我到機場跑道西側三十四中隊專用之停機坪區的電子房中，去謁見電子長趙桐生上尉（通校九期）。經詳談之後，他瞭解筆者曾在十大隊一〇一中隊及四聯隊通修分隊負責通信與助航裝備之維修，到美國受訓也是研修空用無線電維修及技術教官班，所以當即指派筆者擔任通信與助航裝備維修小組之負責人。從前在屏東十大隊一〇一中隊的老同事王振中兄，也是在這個小組內共同打拼的夥伴。

報到後，我住在機場內三十四中

隊的宿舍中，每到週末才回東港探望懿興和孩子們。因三十四中隊是一個和美方合作之單位，每周上班時間也都配合美方人員。星期一上午八時他們從臺北松山機場搭乘C-119專機飛來新竹，所以我們就訂九時上班；星期三下午他們又飛回臺北度小假，我們當然也配合放假，週四上午九時上班；每個週末（六、日）放长假（那時其他單位週六上午還是都要上班），所以週五筆者即可搭乘夜車赴東港去探望懿興和孩子們。但這樣往返長途奔波總是頗感勞苦，所以很想能頂一戶合適的眷舍遷來新竹居住。

就在五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作戰長周以栗少校所駕駛的一架P-51戰鬥機在江西被中共MiG-17擊落，機上十四位勇士同時殉國，其中電子官馮成義位於武陵路十五號的一戶眷舍急於頂讓，經友人帶去參觀感覺環境甚佳，不但門前馬路寬廣，而且有前後院。前院有三棵高大的棕櫚樹，後院十分寬大可種植花草，日式房間兩間裝潢得相當漂亮，外加自行車蓋的飯廳（含廚房）浴室各一，浴室外並有燒煤的大火爐。看了之後真是衷心喜愛，但索價也高得驚人（要兩萬五千元），幾經商討，最後以兩萬兩千元成交，那是我在嘉義兼課、教補

習班多年節存的全部財產。

原來，三十四中隊是空軍總部情報署轄下之電子情報偵察中隊，經常派遣經過嚴格遴選訓練之飛行組員，駕駛無武裝之P2V-7U等中、長程偵察機，於夜間深入大陸東北、華北、華南、西南、武漢、西北、內蒙各地區，執行電子情報偵察任務，蒐集敵方地面防空砲火及飛機上砲火、飛彈控制雷達性能等電子情報，以提交中美雙方供研析反制措施之用。因為所要偵測電子情報之範圍逐年擴大，機上之通信電子偵察裝備及其地面測試維修設備均隨之大量增加。

於是，電子房中在電子長之下就分設了十餘個維修小組，如高／低頻段電子情報偵蒐裝備（QRC等）維修小組之負責人是朱仲英、地形追蹤雷達TFR（Territorial Following Radar）維修小組之負責人是烏銓、電子反制裝備維修小組之負責人是張振田、HF、VHF、UHF語音通信情報偵蒐裝備維修小組之負責人是孫廣鈞、錄音裝備維修小組之負責人是張疆；羅蘭導航儀（AN/APN-70）及絕對高度表（AN/APN-22）維修小組之負責人是韓東生、慣性導航裝備維修小組之負責人是梁浩源，而通信與助航裝備維修小組之負責人則由筆者充任。



34中隊之P2V-7U型長程電子情報偵察機。

但我無武裝之P2V-7U等螺旋槳偵察機飛入大陸後，經常遭遇中共空軍MiG-17PE等高速噴射戰鬥機之攔截，或

低速螺旋槳戰機之追擊，損失亦極為慘重，五十二年六月十九日，作戰長周以栗少校所駕駛的一架P2V-7U機，在江西臨川被中共MiG-17PE擊落，機上十四機員為國犧牲；五十三年六月十一日，隊長孫以晨中校所駕駛的P2V-7U五〇六〇號機，在山東半島被擊落，十四機員壯烈成仁。從五十一年起，三年之間連續損失了五架P2V-7U及六十多位優秀機員，於是三十四中隊不得不暫停飛入大陸之電子情報偵察任務。

而民國五十二年時，三十四中隊亦自美方接收了五架C-123K短場起飛降落運輸機，專供支援越戰之用，但有一架於抵臺後開始實施超低空飛

行訓練時，即在屏東山區失事墜毀，所以實際飛往越南執行任務者只有四架C-123K。最初是由我方空勤人員駕駛進駐越南西貢，配合美軍駐越司令部特種部隊執行任務；後來美軍在南越東部海濱之芽莊機場建立了維修C-123之能量，我們這四架C-123K乃移駐芽莊機場（這時就稱為南星三號任務），飛機與一般通信導航設備及電子防禦裝備均由美軍人員負責維修，防禦裝備之製造公司並派技術代表一人長駐支援。

因而我方只要輪派觀察員一人駐在芽莊機場（每人每次約兩個月），每當C-123K飛行之前，嚴密檢查其各項通信電子裝備，以保證其狀況確屬良好；飛機飛走後即返回通信電子維修室，協助維修電子防禦裝備即可。五十三年三月上旬，電子長派我偕同三位機械專長之士官，以出差之方式，前往越南芽莊空軍基地，協助美軍維護正在越南執行特種任務的四架C-123K上的電子與機械裝備。

三月十二日一早就搭火車前往臺北，從松山機場搭乘一架返臺實施週期檢查後要飛返越南之C-123K飛往芽莊。航程約五個小時，一路上天氣良好，機況平穩，頗感順利愉快。到芽莊機場降落後，有一輛懸掛特別通

行證之專車來接機組人員和我們四人返回華航人員之專用宿舍（因為本中隊人員在芽莊都冒稱是華航人員）。

第二天上午七時三十分，那輛專車就送我們四人到機場停機坪之一側，只見那裏有一排多間高大的綠帆布帳棚辦公室，美軍特戰單位之機務室就是其中之一間。我們進去自我介紹說明來意後，那位上尉機務長就派了一位士官送我們分別前往機械和通信電子維修單位。

芽莊美軍之戰地通信電子裝備維修工作室是裝設在一輛大型拖車上，拖車內空間很寬大，前後都設有工作臺，左側是一般通信電子裝備之維修工作臺，由一位士官長率四位士官負責，右側是專責維修ATR、BSTR、IDF（方向指示器）三種電子反制裝備之工作臺，由受過這些特殊電子



戰軍美於
裝電通
室作工
留影前
。車拖

裝備維修技術專業訓練之兩位士官

負責，並有一位美國生產這些裝備之電子公司的工廠代表長駐支援，但也都受那位士官長之管制。筆者進入拖車自我介紹是中華航空公司的職員吳先生，而不能透露軍中之階級與背景，所以後來芽莊美軍特戰單位很多人都知道有這麼一位Mr. Wu（筆者）。與他們詳談後，那位士官長盼望筆者能支援電子反制裝備之維修。

於是，筆者每天之例行工作就是先到停機坪上為將要出任務之C-130K檢查其一般通信電子裝備與三種電子反制裝備是否均屬良好，如有任何問題就立即到維修工作室找人來換修。回到維修工作室後工作也並不輕鬆，因為那兩位士官之專業技術並非十分熟練，以致積存了多件待修之機件，筆者就幫他們檢修，這樣當然替他們減輕了不少壓力，因而大家相處非常愉快。

在芽莊支援南星三號任務期間，曾遭遇過三次相當特殊之技術問題，筆者都逐一幫他們研究解決，所以芽莊的美軍通信電子裝備維修人員對筆者非常友好，尤其是那位生產這些電子反制裝備之ATI電子公司的工廠代表阿姆斯壯先生，還曾要邀筆者到芽莊最大的飯店去餐敘，以表示感謝之意，但為了避免暴露身分影響任務，

只好婉謝了他的好意。

芽莊位

於越南東海岸，金蘭灣北端，擁有數公里之廣闊海灘，海沙細而潔白，岸上植有

一排一排的椰子樹，襯映著一望無際之蔚藍海水，景色真是非常優美，令人心曠神怡。每逢周末，我們常常到海灘上休閒賞景。椰子林中有水果飲料攤販提供的桌椅，只要花費大約臺幣十元買一個椰子，就可以插上吸管慢慢飲用椰子水，悠閒地觀賞海景。

民國五十八年（一九六九）年夏天，幾經考慮，終於下定決心，戀戀不捨地向三十四中隊呂隊長提出了辭呈，而以軍人帶職進修身分去就讀中原大學之電子工程系。至於何以畢業後未繼續攻讀電子工程研究所而是轉讀了淡江大學的管理科學研究所，並且後來能由空軍總部推薦調任國防部計劃參謀次長室（聯五）系統分析處（五處）處長，更晉升空軍少將。那又是經過了一連串的意外，身不由己，真是一言難盡！



芽莊海濱之優美景色。